中國青年

第九十六期

特別關稅會議

應該怎樣開步走？

農工歌

白黨

讀報雜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廿一日發行

每冊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特別關稅會議

求實

『特別關稅會議』的消息已經傳遍國中，並且喧騰於世界了！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們且把他的來歷說一說。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以後，國際政局已經由英俄德三強對抗的世界，變而為英、美、日三強角逐的世界。 日本在大戰中是一個『暴發戶』，他乘英美無暇東顧的時候，單獨侵蝕中國，把持西比利亞，取得了東亞霸主的地位。 美國因為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不得不放棄了舊日的『門羅主義』，而向世界找市場。 日美對抗的形勢便這樣形成了。 英國戰後也需要經濟的發展來恢復元氣，他在東方的地位，有與日本提攜之必要，可是在西方，因為債務的關係，又不能開罪於美國。 謀諸國間暫時的協調——英國便這樣計議著；美國亦想維持暫時的和平，以便培養實力：於是哄動一世的太平洋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開幕。 這次會議的主要問題，一個是限制軍備，另一個便是關係中國的遠東問題。

我們只須看看這次會議的起因，便可知中國完全是站在一種被宰割的地位。 果然，會議的結果，他們達到了這種預期的目的。 我們現在只取於本文有關係的條文來說一說。

久已在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的關稅問題，在這會議中自然要提及。 中國方面提出的意思，是想從虎口中討回少許碎肉為自己充充飢；在帝國主義者方面，也樂得將這問題提出來讓大家公認一番，重加一層保障，或者還可以取得進一步的利益。

關於關稅問題，這會議締結條約大要如下：

一、將一九一八年改正過的稅則，於本會議後四個月內重新修改一次，以便切實徵收百分之五。　四年後再修正一次，以後每七年修正一次。

二、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中英、中美、中日各條約曾經規定，（一）中國裁撤厘金，（二）洋貨徵收銷場稅，（三）土貨出洋納稅百分之七．五，（四）不出洋之土貨進口納稅加至百分之一二．五，（五）在中國機器紡造之棉紗棉布，納出場稅百分之十。可是以上種種規定，迄未實行。　此次會議決定於本條約經各國批准後三個月內，由中國召集一次特別會議（即現在北京召集的特別關稅會議），討論實行此等條約的方法。

三、在厘金未實行裁撤以前，進口稅暫加收附加稅百分之二．五　；對於奢侈品，在不妨碍貿易之範圍以內，可酌量增加稅率，但不得增加至百分之五。

四、第三項所述之附加稅，其實行的日期，實行的條件及稅款的用途，均須由上述特別會議決定）

五、凡關於關稅一切事件，應與締約諸國以實際的平等待遇與機會：非簽約之國家，須邀其加入本條約。

六、在同會議議決的九國公約（關於中國問題的主要條約）後，有一個附帶的決議——

『（九國）爲處理因執行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華盛頓所簽關於各國一般政策的諸約（即九國公約）之第三條及第五條（註）而發生之問題，並企圖保持遠東局勢，鞏固中國權利利益，及增進中國與他國間根據機會均等之交往起見。

決議——在中國設立一審議局，凡因執行上述條約而起的問題，可交由該局審查評議。」

第二節所講的那個特別會議須負責製定組織這個審議局的詳細計劃

（註）該約第三條是限制各國在華營求獨占權，優先權及其他特權（有例外），確立各國工商業能切實享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的原則；第五條是規定中國全國鐵路，在各項運費上，對於各國一體待遇，不得由中國自由行使其管理權，以左右運費的價格。

以上是關稅會議的來歷了。

究竟這次關於關稅的條約，對於我們有利還是有害呢？

從保護關稅政策的意義來看——

第一，由此條約，中國關稅正式由各國公共協定，稅則七年始得修正一次。

其次，出口稅仍不足以限制外貨侵入，進口稅更不能阻止原料輸出。

最後，帝國主義移殖資本在中國從事工業，已經佔有很大的勢力，則進口稅雖稍高，於他們仍無大損害。　而不出洋土貨徵收銷場稅，在中國機器紡織的棉紗棉布納出場稅，這都足以箝制中國工商業的發展。

便從財政內稅的意義來看——

第一，裁厘金，稅率雖然增加，可是增加之數能否等於厘金，或多出若干，現尚不可斷言，因一切實施方法均待特別會議決定，即是待帝國主義者的共同決定。

其次，在厘金未裁撤以前，雖增附加税百分之二·五，可是據估計也不過三千萬元；而且這附加税實行的日期，用途及實行的條件，亦均待帝國主義者在特別會議中共同決定。最後，便是這三千萬元，帝國主義者毫不染指（絕對沒有的事！）亦必爲少數軍閥官僚財閥朋分靡費，對於國計民生，初無裨益。

從上面，我們已經看出這次關税條約，對於我們實際毫無助益；此地，我們更應該提起大家的注意，這個條約不僅無益，實在還含有極大的危險，帝國主義者實有極狡猾狠毒的陰謀滅在這個條約裏而！

太平洋會議關於中國的兩大條約及十大議決案，其一貫的精神便是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共同宰割。他們爲要貫徹他們的精神，實現他們的主張起見，便不能不有個公共監督執行條約與決議的機關：前面所講的那個「審議局」便是爲這個目的而有的——我們竟可以說，所謂「審議局」，便是對於中國的一種變相的國際共管機關！

我們已經知道「審議局」的組織計劃是要特別會議製定的，那末，我們更可以斷定，由此次關税條約所產生的特別會議，其影響對於中國，不僅在關税一方面，實在射到了中國經濟，政治生活的全部：我們竟可以說，所謂「特別會議」，直是一個討論如何實行共管中國的國際會議了！

有人說，特別會議既然有百害而無一利，北京政府爲什麼又來召集呢？ 朋友！ 你應該知道，召集的是「北京政府」，並不是「人民」呀！ 北京政府不能爲「人民」謀利益，只從召集特別會議這件事，便可以看得清楚。

中國的財政，因歷年軍閥財閥的搜括，早巳弄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歷年政府的壽命，都與他對於財政的措置有密切關係。一九二二年太平洋會議關稅條約，規定二五附加稅之每年三千萬元的收入，對於這樣枯窘的政府，當然是「萬應續命湯」了！帝國主義是看得很清楚的，可以榨取的利益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於是法國對於太平洋會議條約的批准，故意多方留難，使關稅會議不得即開，向政府提出交換條件（要求解決金佛郎案）。在黎元洪曹錕當國時代，還不敢過於開罪於國民，所以金佛郎案未解決，法國便也無恥的抵賴下去；到了現政府，便不顧輿論，悍然將損失國庫達一萬萬元的金佛郎案解決了。於是法國批准太平洋會議關於遠東問題條約的消息傳到了北京，特別會議召集的請柬便應聲而從新華門向世界飛出了。國民經濟的損失麼？國內工商業的厄運麼？國際共管的危險麼？什麼話！這些對於北京政府哪裏會比每年三千萬的收入更有意義！

『應該怎樣開步走？』

代英

廣西下凍的何威君寫信問我這個問題。他說，他不願作學者詩人，尤不願作奸商痞棍，所願是靠革命救中國；但他所處的環境，雖外力侵入比別處更甚，要聯合幾十個青年亦不容易，因而力量十分薄弱，他所以有了這個疑問，要我給他一個解答。

關於這個問題，我講一講我自己的經驗罷！

在五四運動以前，我在武昌做學生：武昌在那時是格外比別處更死氣沉沉的地方，教職員多半是前清遺留下來的老朽，與淺薄而不好學的東洋留學生；學生多半是凡庸懶惰的個人

主義者，不知道什麼叫做團體活動。　有很少的人可以說是與衆不同的，然而這少數人亦是只忙於課外自己的讀書或作述，決沒有彼此聯合作各種實際社會運動的思想；而且這少數人鄙夷多數同學，他們自己之間亦互相鄙夷，彼此都有一種『除了自己便天下無人』之嘆。有這種發昏的想法的，我那時便是其中的一個人。　那時候全國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憐極了，只有「新青年」與其他一二刋物，稍稍鼓吹一點『離經叛道』的思想。　這一種鼓吹，對於我便發生了影響；我可以說我本是一個富於懷疑批評精神的人，我向來又只愛看課外書報而不愛正經功課，所以我的思想便首先被搖動了。　然而那時候一般同學仍舊沉淪於舊習慣當中，他們第一便看不慣白話文的文章，第二便不贊成那些『離先王之道太遠了』的主張：我若對他們宣傳辯論，他們不過看我是故意要做翻案的文章以出出風頭，至多恭維我是一個「理想家」罷了！

「應該怎樣開步走？」這個問題，我亦常常願意去想他；然而在想不出一個頭緒來的時候，亦便將他放下來了。　有一次，我發了一個決心：我因爲看見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要想將他們的一些好法子（除了宗教臭味）移殖到中國學校裡來，我便擬了一個發起「學生會」——意思不過等於一個學校青年會，並不希望包括全體同學在內——的大綱，在同學中徵求發起人。　第一件事出於我意料以外的，便是有許多我平素不願引爲同調的人居然都熱心贊成這個大綱，絲毫不費力的便得着了發起人幾十個，於是開始召集發起人的會議。　天下事果眞便這樣容易麼？　決不會的。　我在發起人會議的中間受了許多挫折，他們有人疑惑我發起這個會是因爲要當會長，多數人對於這個會根本並不感覺需要，所以亦不高興到這個

發起人會議，以後這個會議亦召集不起來了。

那時候，我實在想不出我應該怎樣開步走，我只是懷疑武昌的學生——或者竟說中國人——總不應當像這樣沒有辦法，所以我常常提出來和比較親密的朋友們討論，雖然這種討論亦何每只有大家付之一嘆的結果。 後來一個浪漫而向上的朋友提醒我了！ 他說，「我們既不能組織一個多人的團體，何妨先將可以組織的少數人即刻便組織起來？」 他這個意思，我十二分表同意，當時我與他即刻開始活動，兩天之內便成立了一個小團體 這個小團體，連我在內，一共四個人，我們組織這個團體，還不過是一方督促自己學業品性上的進步，一方幫助朋友，有時亦做一點為社會國家的事情；那時候，我們並沒有眞正主義的信仰，更不知道甚麼叫國民革命。 然而便是這樣的團體，在武昌已經是很少看見的了，我們不敢在同學面前開會，有人知道我們開會，便笑我們是吃基督教了！

組織這個團體的最初四個人，除了一個已經死了以外，另外兩個到現在雖與我表一相當的同情，在行動上他們亦並不能與我取一致的行動。 然而這個團體便是我開步走的第一步了！ 自從這個團體組織了以後，我們大家聚精會神的謀這個團體的進步，在這中間我自己與全團體的人都很得些益處，我便常常像瘋狂一般的向有些比較可宣傳的人宣傳；為了這種宣傳，我有時被人家嗤之以鼻，因為人家以為我是誇炫自己，而且在他們眼中看得這種一個人的小把戲是不值得一談的事情。 我雖然因為經驗的缺乏，與態度的不合當，為了這亦遭過許多侮辱，但是我們的工作究竟有了相當的結果。 在組織這個團體以後不到一個月間，同學從別班素不相識的朋友聽見了，他們要求於我們開會時來參觀，參觀以後很誠意的要求

加入，不過幾日，他又將他本班接近的同學介紹加入；不久，這個團體便擴大到十餘人了。

別的學校比較向上的人，亦開始組織同性質的團體。別的學校素不相識的人亦漸漸有來結交，而且在某種活動中與我們合作。武昌的空氣到此似乎稍有一點活動。

我們的團體開　向同學公開，而且我們的會員每天互相督促的向同學們作各種實際工作，我們開始組織了一個小圖書館，而且幫助同學很努力的做了一次調查國貨的運動，平常對於同學作各種有益的談話，所以一般同學對於我們還有相當的好感。在最初，同學中那些比較刻薄的人，對於我們是有各種譏誚與侮辱的；不過我們相互約定不要計較這些事情，我們總是用一種和平好意對待人家；後來時間久了，譏誚與侮辱我們的人亦厭倦了。我們的工作便沒有妨礙的進行上去。

我們那時最大的缺點，是只知靠很小的團體，做些零碎的小事，而不知道怎樣聯合羣衆，做什麼普遍的運動，所以我們在武昌並不曾做出甚麼大的事來。我們仍可以說，在那種不易聯合羣衆的地方，「先將可以組織的少數人即刻便組織起來」，這總是我們開步走的第一步；組織了多少人，能勤奮而忍耐的做上去，而且注意時常擴大團體，擴大運動的範圍，自然可以有相當的成功。我們那時的會員，到現在消極或與我們不能求思想行動一致的人亦不少；不過我以為這是不要緊的。我們組織小團體，是為的大聯合大運動，我們可以用小團體將能夠引進的人盡量的引進幾步，我們至少在最初幾步工作中可以得着若干合作的伴侶。但是，我們有了大聯合，大運動，本用不着還需要保留這種力量比較薄弱的小團體，那些落伍的會員，在無可引進的時候，亦儘可以讓他們退去，像我們讓有些無可救藥的落伍

分子去走他自己的路一樣。我們組織小團體，做一些切近的活動，這便是我們開步走的第一步；但是，注意！我們走了第一步，還應當有第二第三步呀！

農工歌

4/4

5 5 1 — | 6 6 5 — | 1 1 1 3 | 2 — — 0 |

青的山 綠的田 燦爛的山河

1・2 3 — | 3・4 5 — | 6・6 6 6 | 5 — — 0 |

美的衣 鮮的食 玲瓏的樓閣

5 5 3 — | 2 2 1 — | 2 2 1 6 | 5 — — 0 |

誰的功 誰的力 勞動的結果

5 5 1 — | 2 2 3 — | 4・3 2 5 | 1 — — 0 ||

全世界 農工們 聯合起來啊

廣東海豐農民協會作

白黨

盧然

上海有很多俄國的白黨。他們有些在工廠裏做工，穿着像中國工人一般的衣服；有些沒有工做，請人家爲他寫了一個手摺，逢人便拿出來化幾個銅錢；有些甚至於沿門做叫化子，衣服襤褸，不像一個人的樣子。

反共產的人說，看哪，這是俄國紅黨（過激派）行共產主義的結果哪！ 俄國因爲行了共產主義，許多人沒有飯吃，所以跑到上海來做苦工做叫化子！

其實這些白黨是什麼人呢？ 白黨是反對紅黨而失敗了的俄國人。 紅黨便是現在蘇俄的共產黨，亦便是有些人所謂過激派的，他們是要打倒資產階級，主張用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的。 白黨反對紅黨的共產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 紅黨是無產階級的工人，或是擁護無產階級利益的。 白黨是資產階級，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俄國革命的時候，紅黨勝過了白黨，所以掌握了政權，建設起蘇維埃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白黨都逃生於國外，不敢再回到他們本國去。

我們不要以爲白黨向來便是這樣可憐的樣子，白黨從前還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呢！ 在六十年前，白黨的政府（沙），佔領我們黑龍江以北，大興安嶺以南的地方，又佔烏蘇里河東九十萬三千方哩之地，四十年前，佔我們伊犁塔城附近地方，敲詐去九百萬盧布；後來又於中日戰後，要求修築中東南滿鐵路，租借旅順大連灣；庚子年義和團時，進兵驅三千拳民投黑龍江，事後僅俄國一國，便勒索賠款一萬三千餘萬兩，佔賠款總數百分之二十八以上；以外爭哈爾濱行政權，松花江航行權，並希望在外蒙古建立起他的政治權，中國常常吃他們的虧。 幸而現在被他們本國的紅黨打倒了！ 不然，還不知道他們爲惡到甚麼田地，我們要

吃這種俄國帝國主義者（白黨）的虧到甚麼田地呢！

俄國的白黨，從前不但欺負土耳其，欺負波斯，欺負他們本國以內的弱小民族，而且欺負他們本國的農民工人。後來紅黨來了！紅黨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從那些被欺負的工人中間產生出來的。因為有些工人覺悟了，他們不甘心受這些白黨的欺負，暗中結成革命黨，主張把資產階級打倒，到前八年，居然被他們鬧成功了。

世界上不僅僅俄國有白黨，各國的帝國主義者便都是各國的白黨，現在英國的白黨，日本的白黨，美國的白黨，勢力還很雄厚呢！世界上亦不僅僅俄國有紅黨，各國被白黨欺負的工人都有些覺悟起來了，他們的組織都有些成為紅黨了！英美日本的白黨，正如以前俄國的白黨一樣，他們欺負中國人，而且欺負一切弱小民族，而且欺負他們本國的農民工人。

各國的白黨，尤其痛恨俄國的紅黨；俄國的紅黨，亦痛恨各國的白黨。將來究竟還是紅黨得勝呢，還是白黨得勝呢？

全世界被欺負的工人一天天更覺悟了，各國紅黨的勢力一天天更擴大了，這些紅黨並且都結合在一個總機關下面，這個總機關的名詞便稱為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全世界紅黨的總機關、是攻擊全世界白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推翻資本制度的大本營。而且這些紅黨要聯合弱小民族中間一切革命的人，他們要援助弱小民族的革命，他們亦希望一切弱小民族援助他們的革命。

俄國的紅黨已經成了中國的友邦了，他派了大使領事到中國來，而且特別出力幫助廣州的革命政府，他希望中國人民都起來參與革命，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為甚麼俄國紅黨這樣熱心呢？ 因爲他希望中國爲自己的利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那便是說打倒白黨，便是說打倒全世界紅黨的寃家對頭。

中國亦是吃各國的白黨（帝國主義）的虧，像各國紅黨一樣。 中國應當與各國的紅黨聯合起來，打倒一切白黨。 中國要打倒白黨，全世界的紅黨一定都要幫助中國。 有人說，中國要與紅黨聯合，不當眞是赤化了麼？ 我們要打倒白黨，自然要聯合可以一同去打白黨的各國的紅黨，不管我們赤化亦好，不赤化亦好，這樣一條路總是不可不走的。

讀報雜感（九月二十日）

F. M.

朱爾典愛中國

英國帝國主義的老牌走狗朱爾典死了！ 他與張伯倫是一對愛發表對于中國意見的英國人，所發表的意見，無非是說明中國人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不應反對中英親善罷了！ 朱爾典暴病死在倫敦中國協會，眞是死得其所。 北京還有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追悼他呢！英報說，朱爾典愛中國，僅亞于他的愛英國。 這話一點不錯！不過，我們卻素來惱恨他，因爲恐怕他太愛中國、將我們四萬萬人的中國塞進荷包裏去了。 （我們反對資產階級的愛國，亦因爲怕他們將三萬以上貧苦農工的中國塞進他們少數人荷包裏去了的原故。 我們今天決沒有像那些造謠言的反對派所說的主張打破國界，我們不過要資產階級少數服從多數，要中國正式成爲貧苦農工的國家而已。）

戰爭與共產黨

江浙風雲緊張了，上海便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封禁總工會，捉拿總工會委員長，說他是共產黨員。 豫晉風雲緊張了，嚇封亦有驅逐共產黨的事情。 全國疾首痛心的軍閥戰爭，沒有誰能有反對禁制他們的力量；普通對付這種戰爭的方法，便是做幾句禱祝軍閥悔禍的文章、打幾通要求和平息爭的通電，軍閥拿到手中付之一笑而已。 軍閥只怕共產黨，只怕一般被他們認為是共產黨員的急進分子，因為他們勇敢而比較可以發動一部分反抗戰爭的實力；所以要發生戰爭，非先捉拿驅逐共產黨人不可。 但是，偏會有人說共產黨人挑撥國內戰爭呢！ 不錯！ 共產黨人預備挑撥起全國痛心疾首于軍閥戰爭的人民，來與軍閥作戰，打倒軍閥，而且打倒在軍閥背後的帝國主義。 共產黨人的口號，是以戰爭消滅戰爭，那便是革命。

會審公堂與民國日報

上海會審公堂與民國日報，簡直是一對永遠不能和解的冤家，差不多上海每發生一件運動，民國日報總是要吃一次官司的。 今年上半年民國日報記者邵力子被告了許多次，說他是共產黨人，幾乎判決逐出租界，後來邵力子自己離開了上海。 所謂共產黨人的邵力子已經離開上海了，民國日報的內容亦更灰色，灰色到不配稱為國民黨的機關報了；然而到現在，為了紀載帝國主義者九七殺人事，又要吃一次官司。 民國日報最大的罪案，便是還掛着一個虛有其名的國民黨機關報的頭銜，所以無論你色彩如何淡，無論你如何証明報館中沒有一個共產黨人，帝國主義永遠是不肯饒過他的。 國民黨最大的罪案，便是有了許多真正要革命的所謂共產黨分子在內，所以便是並不真正要革命，亦少不了受他們的牽累。 所以要

民國日報不吃官司，只有正式聲明並非國民黨的機關報，再不然便是將國民黨中所謂共產黨分子一統排斥了出來（縱然本不是共產黨分子，但凡眞正要革命的都要排斥出來，否則帝國主義總要硬指他們是共產黨分子的），而且天天像「醒獅」一般代帝國主義者詆罵共產黨，自然會審公堂便用不着再招請民國日報記者了！（其實即眞在報紙上正式代表國民黨指斥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亦未必便能怎樣奈何他）。

胡適之的烏龜腦殼又伸出來了

五卅以來，除了聽見胡適之奉承了幾句「高等華人」梁啟超的論調以外，不會看見他有甚麼主張。自然，在革命潮流正激烈的時候，這些紳士學者只好躲在烏龜殼裏，謹防說錯了話被拳來掌嘴。現在情形已經不同了！因爲帝國主義者的發展與軍閥的壓迫，「民氣」已經低落下去了，於是胡適之的烏龜腦殼又伸出來了。胡適之認爲眞正個人主義的讀書，將自己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爲青年男女難能可貴的任務；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刺激，只應增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不應跟着人家亂跑亂喊！我不知道胡適之近來讀書的進步如何了！我知道在胡適之眞正個人主義的讀書，將自己鑄造成了個有用的東西（堂堂北京大學教授兼新文化運動巨子）以後，在努力週報二十二期曾經發表一篇「國際的中國」，他對于帝國主義與中國的關係有下列見解：

一，直奉戰爭時，英國沒有援助吳佩孚。美國願意廢督裁兵，若說美國與日本企圖共同利用曹錕交通系，更是笑話。

二，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美國確實援助中國，彼時許多美國學者與論家並不替資本

帝國主義者做走狗。

三，新銀行團消極阻止某一國單獨借款，比貪圖高利借款給政府的國內資產階級好得多。

四，外國投資者希望投資所在安寧和統一，民國元年捧袁世凱便是為此，並非惡意，他們希望中國和平統一不下於中國人民。 而且國際投資沒有危險。

五，日本侵略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自覺，在巴黎華盛頓兩會全世界的人都知中國是自覺了，中國現在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

這些話有如何的價值，現在很可以讓跟着人家亂跑亂喊的十三四歲的兒童去判斷，用不着汚我們的筆端。我們只要請大家看胡適之個人主義讀書的成績，而且老實不客氣的上去掌這種「有用的東西」的嘴，還讓他知道利害，仍舊躲在烏龜殼裏去。

本刊啟事

青年平民讀本為卓愷澤君所編。 其特點有五：一，教材連絡；二，由淺入深；三，文字淺近，有興趣；四，適當的延長課文；五，注重虛字。 內容則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歷史，自然等，使讀者不僅識字，且能得最淺近，最需要的常識。 全書四冊，每冊實價三分，總發行處，上海書店。 茲本社為優待本刊閱者起見，凡訂閱本刊全年以上者，特於本期附送第一冊一本，以廣宣傳。